

学校编号：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200101002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艺术的真理之光

——论伽达默尔的艺术真理观

The light of truth in art

——The truth view of art of Gadamer

洪 佳 景

指导教师姓名：杨春时 教授

专 业 名 称：文 艺 学

论文提交时间：2004 年 6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04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04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

评 阅 人：_____

2004 年 6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而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内 容 摘 要

本文探讨的是伽达默尔的艺术真理观。在命题的论述过程中，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与其艺术思想的关联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以现象学的方法还原了伽达默尔解释学艺术理论的核心思想——艺术具有认识真理的功能，艺术显现真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了真理的本原意义，进而指出，伽达默尔艺术真理观的局限性：无法真正将艺术提高到纯粹的高度来显现真理，在其艺术思想中，忽视了艺术的超越性。

引言部分以黑格尔“艺术终结”命题为切入点，引导出伽达默尔艺术真理观的探讨。第一章考察了历史上“真理”概念的演变，还原了真理的本原意义。第二章分析了伽达默尔对近代美学的看法，揭示出艺术在近代美学中陷入自身被遮蔽的困境。第三章系统介绍了伽达默尔带有解释学色彩的艺术思想，指出在伽达默尔的理论体系中艺术是如何显现真理的。第四章属于结语部分，比较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关于艺术真理观点的差异，指出后者思想上的局限，提出真正的艺术真理应该是超越性的真理、本原的真理。

关键词：艺术；真理；超越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Gadamer's thinking about art. With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this paper reverts the core of the art theories of Gadamer——art have the function to cognize the truth, and art present the truth.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excavated the origin meaning of truth, and then pointed out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truth view of art of Gadamer. He can't increase art to a pure high degree to present the truth authentically, in his ideas, he neglected the transcend of art.

Keywords: art; truth; transcend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真理：一个本原性的话题.....	5
第一节 “是”的真理.....	5
第二节 “符合”的真理.....	8
第三节 “理解”的真理.....	12
第二章 解释学的审美批判.....	17
第一节 审美批判的缘起.....	17
第二节 艺术在美学中的遭遇.....	18
第三章 艺术：真理的显现.....	26
第一节 作为游戏、象征和节日的艺术.....	26
第二节 艺术理解与真理.....	34
第三节 艺术语言与真理.....	38
第四章 本原的艺术和真理.....	42

Catalogue

Preface.....	1
Chapter 1 The truth:An origin topic.....	5
Section 1 The truth of “ being ”	5
Section 2 The truth of the “ match ”	8
Section 3 The truth of “ comprehend ”	12
Chapter 2 The aesthetic judgment of hermeneutic.....	17
Section 1 The origin of aesthetic judgments.....	17
Section 2 The situation of art in the aesthetics.....	18
Chapter 3 Art: Presenting of the truth.....	26
Section 1 Art as the game, symbol and the festival.....	26
Section 2 Truth and comprehend of art.....	34
Section 3 Truth and language of art.....	38
Chapter 4 Fontal art and the truth.....	42

引 论

本文试图阐述的是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观。之所以谓之“独特”，乃是因为这种艺术观大大有别于以往或现今种种流行的艺术观。它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之上，是继海德格尔之后在美学理论领域中的又一个巨大的突破。它一方面继承了德国自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存在论的哲学思维传统，另一方面又为其后的美学理论敞开了无尽的探讨空间。

讨论这样的艺术观究竟有何意义呢？

黑格尔有个著名的论断，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称为“艺术终结论”：

“我们诚然可以希望艺术还将会蒸蒸日上，并使自身完善起来，但是艺术形式已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要了。”^{[16](P132)}

这个结论，很容易让后来者为之感到悲观，并且为这样一个问题执着地追问不休，那就是：从黑格尔时代开始，人们是否真的不需要艺术了？艺术终将会消失吗？从表面上看，人们完全有理由指责黑格尔是个蹩脚的预言家或艺术死刑的宣判者，因为后世大量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艺术还是存在的，而且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层出不穷。然而，这种指责只能表明人们对于大师的误解。实质上，黑格尔这样的惊人之语是另有深意的。

这一点，海德格尔看得很清楚，在《论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的后记中，他曾引证黑格尔美学讲演录中如下一句话：“艺术按其最高使命方面来说对于我们是一种过去的东西，并依然是一种过去的东西。”^{[16](P15)}紧接着海德格尔指出：“尽管我们可以确认，自从黑格尔于1828年——1829年冬季在柏林大学作最后一次美学讲座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新的艺术作品和新的艺术思潮。但是，我们不能借此来回避黑格尔在上述命题中所下

的判词。黑格尔决不否认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潮。”^{[11](P64)}海德格尔的意思很明白，黑格尔并不是在笼统地否定艺术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与其把黑格尔的这番话看作艺术的“终结”，不如把它理解成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对我们的历史性此在来说仍然是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基本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吗？或者，艺术压根儿不再是这种方式了？”^{[11](P64)}也就是说，黑格尔所造成的困惑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存在的难题：艺术是否是在“真理”的意义上存在？海德格尔在这里看到了比别人还多的东西，也更符合黑格尔所想表达的意思，因为他在这里将艺术问题提到了“真理”的高度，而从真理出发来探讨艺术的“终结”也正是黑格尔的本意。黑格尔以一个庞大的体系，从逻辑——形而上学和历史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对艺术的辩证发展作出了惊人的阐释，艺术的“终结”只是意味着艺术作为真理最高表现形式的终结，艺术的过去性意味着它作为民族最高的精神需要已经成为过去。尽管两位哲学大师在“真理”的阐述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在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上他们达到了默契，他们共同追溯到了一个本源性的话题——真理。人们长期以来谈论艺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艺术作品的层面，或者一厢情愿地将人类自身的对于艺术的认识强加给艺术，艺术成了和人截然对立的认识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这两种对待艺术的态度和做法，是无法揭开艺术存在之谜的。只有从本源出发，即从真理的意义出发，才能看清楚艺术的“在”，从而认清艺术自身。

于是，对真理的理解成了问题的关键。

真理（Wahrheit）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真理源于古希腊语 aletheia，原意是去蔽、展现、揭示，然而随着希腊后期形而上学的出现，真理就渐渐地脱离了它的本意，变成了认识、陈述和判断的对象，到了近代很快就被纳入了认识论的范畴，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真理含义。但是，自尼采以来，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宝座受到了冲击和震撼，直到海德格尔用现象学还原了真理的原貌。伽达默尔师承了海德格尔的真理学说，进一步从原初存在的角度去发掘真理的内涵，将真理和艺术、诗联系起来，形成了他自己一套独特的艺术真理观。在《真理与方法》的导言部分，伽达默尔谈到了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和出发点：“本书的探究是从对审美意识的批判开始，以便捍卫那种我们通过艺术作品而获的真理的经验，以反对那种被科学的真理概念弄得很狭窄的美学理论。”^{[10](P19)}伽达默尔在这里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真理”，一种是“通过艺术作品而获的真理”，另一种是“科学的真理”。就《真理与方法》这个书名本身也是个反语式的命名。“真理”是本书所要阐述的真理观，就是导言部分讲到的“通过艺术作品而获得的真理”；“方法”则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方法论，不仅在自然科学大行其道，而且已经渗入到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例如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方法论。伽达默尔在这里对真理和方法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以传统的眼光来看，真理和方法是密不可分的，方法是通达真理的途径，要了解真理就必须依靠方法才能实现。然而在伽达默尔看来，真正通往真理的道路并不是方法铺就的，恰恰相反，方法的使用将会让人误入歧途，遗失了真正的真理。

在伽达默尔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真理观始终占据着其思想的核心地位。而艺术，作为其哲学解释学真理观第一个要维护的领域，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德国文学、古典语言、艺术史和哲学史曾经是伽达默尔青年时代研习的主要目标。其后，作为哲学教授和美学教授，艺术问题更是他的关注所在，他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美学论著，如《柏拉图与诗人》、《歌德与哲学》、《诗学》、《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和节日的艺术》等。在其哲学解释学代表作《真理与方法》的第一部分中，还对艺术中的真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伽达默尔将艺术认定为进入真理之地的入口，也

是开启他整个哲学解释学的钥匙。如果说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尚未戳破真理蒙蔽的面纱，而海德格尔只是恢复了真理被遮蔽多年之本相的话，那么，伽达默尔则在哲学解释学领域对真理的内涵进行了大幅度的延伸，使真理走向了艺术、历史和语言，从封闭的科学领域真正走向了理解的生活世界。在敞开的真理中讨论艺术，在艺术自身的理解中揭示真理。

第一章 真理，一个本原性的话题

第一节 “是” 的真理

对真理的追问来源于对世界本源问题的思考。

世界的本源，也就是世界如何“是”（希腊文 $\epsilon\iota\mu\iota$ ，英语 being，德语 Sein）的问题，围绕它进行的讨论就是“是论”（Ontology）这门学问。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关于 being 或 Sein，中文通常翻译为“存在”，而将 Ontology 译为“本体论”，其实这样的译法是比较不确切的。这样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因为“存在”和“本体”的意思暗示着所指的对象已经在于我们的世界中，是可以界定的具体之物了。但是 $\epsilon\iota\mu\iota$ 的原意却恰恰是无法加以规定的，它是最为普遍的，也是最基本的。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说“这是石头”时，讲到的正是石头本身，而并非在指出石头在这儿，或这儿有石头。当我们用“在”和“有”表达时，其实早已预设了石头的本身。正如柏拉图所说：“当你们用 $\epsilon\iota\mu\iota$ 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已就很熟悉这究竟时什么意思。”一个问题之所以可以这样提出，前提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熟悉了

对它的所指有所领悟，才能够在此追问问题的存在与否或意义价值。“是”包含了“存在”和“有”，比后者更为广泛。所以，世界的本源是“是”，由于“是”无法被规定，因此它只能通过“是者”来显示，“是者”也就是“存在着”的东西。我们追求真理，实际上也就是在探索“是者”是如何是其所是的。

本文所说的“是”即通常译为“存在”的概念，但由于惯例原因下文中引用的部分文字还是沿用了“存在”的译法，实际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即 Being。特此说明。

明确把寻求本源的问题当作追求真理问题的，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是第一位。巴门尼德之前的哲学家，试图在自然元素（如水、火）和精神产物（如数）中寻觅世界的本原，巴门尼德否定了这些尝试，他认为无论是自然产物还是精神产物都已经是“是者”。巴门尼德结束了希腊早期原始哲学关于世界本原是变动不居之物的思想理论，认为只有持恒不变的“是”才能解释世界本原，我们用语言和思想揭示“是”，就达到了真理。“是者”为什么会如此呢？皆因其是而是其所是。他在著作中写道：

“来吧，我要告诉你（你要切记我的话），只有哪些研究途径是可以设想的。第一条是：是，不可能不是，这是劝谕女神（Persuasion）的途径（因为她留意于真理）；另一条则是：不是，必不是，这一条路，我告诉你，是一条完全不能有所察觉的道路。因为你既不是对不是有所知——这是枉然的，——也不能把它指出来。”^{[29] (P588)}

通往真理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是一个“是者”是其所是的过程，“是，不可能不是”，你去指出事物的在场：“它是那样的”，这时你就揭示了真理。所以，真理不是“什么”，而是“怎样”。真理是“是”的意义，人们通过真理的追寻来接近“是”，接近本原，这是真理最本质的内涵，最原初的意义。

巴门尼德之后的希腊哲学，经历了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的鼎盛阶段。但是，对于真理观的表述却开始显得难以为继。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了“相”的理论，这是对巴门尼德“是”的思想的继承，然而在后者那里抽象神秘的“是”，在前者却变得形象且具体得多了。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讲了一个著名的“洞穴”寓言。在寓言的开头，柏拉图设想了一群穴居人和他们的生活环境：

“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发出火光。”^{[14](P271)}

这样的一些人，除了看到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外，他们实际上自始就不能看到什么东西的，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同伴们的什么东西。在这样的处境中，人们很自然的就会以为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墙上的阴影。终于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人挣脱了束缚，走出了洞穴，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让眼睛适应了太阳的光，这时——

“……他大概终于就能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见它的真相了，就可以不必通过水中的倒影或影像，或任何其他媒介中显示出的影象看它了，就可以在它本来的地方就其本身看见其本相了。……，接着他大概对此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了：造成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主宰可见世界一切事物的正是这个太阳，它也就是他们过去通过某种曲折看见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穴居人——注）。”^{[14](P274)}

原先的阴影，现在在太阳光下自行显现为事物，正是一个“解蔽”的过程，那些自行显现的事物，柏拉图称之为“相”（Idee）。“相”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又是“外观”的意思，柏拉图使用这么一个意义上虚实相依的词汇表述他的真理观。那么，事物又为何会自行显现呢？因为是处于太阳光之下。所以，在“相”之上，还有“相”之“相”即是隐语中的太阳，柏拉图认为那是“善”。在巴门尼德“是其所是”的真理观中，真理是无条件的揭示过程，然而在柏拉图看来，真理的解蔽似乎和“善”还有人的认识有关。将巴

门尼德“是”的不变性和唯一性演化为“善”，同时加入人的见闻和判断——人的认识在发现“善”的过程中显然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柏拉图的“洞喻说”暗含了后世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要素：本体和认识。海德格尔认为：在人步出洞穴的适应阶段（即作为“看”的觉知对于“相”的适应）中，就有了认识与事情本身的一种符合一致。“因此，从‘相’和‘看’对于‘无蔽’的优先地位中，就产生出真理之本质的一种变化，真理变成了‘正确性’，变成了觉知和陈述的正确性。”^{[10](P266)}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始，真理的内涵开始发生了转变。

第二节 “符合”的真理

“是”成为了“相”，当真理成为了“正确性”的事物。于是，什么是正确性的事物，又如何去达到这些正确性的事物这样的问题便凸显出来了，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必将促成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建立。

完成这个任务的，亚里斯多德应该算是第一人。亚里斯多德第一次明确地将研究“有之为有”的学问规定为“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并在他的著作中把第一哲学和其他科学区分开来。他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将其他科学分成这样几类：一是逻辑学，这是求知的工具，亚里斯多德称之为“分析法”；二是理论科学，这是以求知本身为目的的科学，即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它又分为第一哲学、数学和物理学（包括天文、气象、生物、生理、心理学等）；三是实践科学，这是探求作为行为标准的知识，包括政治学、伦理学等；四是制作（生产）科学，这是寻求制作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与有艺术价值的东西的知识，如诗学等。从上面的分类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的探讨和研究已经限定在知识学的领域里，“求知”，即追问“为什么”和“是什么”成了他主要关心的问题。哲学，在他看来，是客观自然界一切事物的

产生、灭亡、运动、变化的最根本、最原始的原因，即“第一因”。第一哲学，实际上是“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作为‘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它“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28](P174)}这里的“有”，在希腊语言中，和柏拉图的“相”，巴门尼德的“是”实际上是同样的表达，然而亚里斯多德赋予了它新的意义。亚里斯多德认为，一样东西可以在好几种意义上被说成是“有”，在一种意义上，“有”是指一样东西所是的那个“什么”东西，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指一个性质或一个数量或任何其他可以像这些东西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有”某物的时候，说的是一种具体的东西，或者是在说这种东西的性质、数量。从这样的“有”的概念出发，亚里斯多德建立了他的“实体说”，实体说否定了巴门尼德和柏拉图抽象普遍的世界本原观，确立了感性个体事物的中心地位，认为应该从个别事物入手才能揭示世界的本原。为了更好的了解个体的事物，亚里斯多德还发展了形式逻辑，提出了形式逻辑的一些基本规律，如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和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形式，同时首创了三段论推理的格式和规则。

亚里斯多德将世界本原纳入了“第一实体”的范畴，“是”就成了“是者”，于是我们必然要问这个“是者”是什么，它就成了认识的对象，“真理”就成了判断认识 and 对象是否相符的标准。海德格尔说：“亚里斯多德这位逻辑学之父把判断认作是真理的原始处所，又率先把真理定义为‘符合’。”

^{[09](P258)}亚里斯多德本人也成为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真理定义的始作俑者，于是，表象与物的符合（*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成为传统形而上学真理观的经典。真理失去了原本“是”的意义，而被纳入了认识的范畴。

尽管亚里斯多德并没有将他的“第一哲学”称为“形而上学”，但是它却具备了后世研究世界本原问题哲学——形而上学——的雏形。我们经常说，西方形而上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其实正是起源于亚里斯多德，因此，

西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学说，在一开始就将世界本原和真理问题的源始意义遗忘了。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正是形而上学一开始就非常关注的 ontology 问题。Ontology 一词，通常译为“本体论”，是追问世界本原“为何物”的学说，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然而，本体论却具有很强的独断性，其自身存在着很严重的危机。因为它的建立有赖于两个预设的基本点：1、世界是可以认识的；2、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这种情况是“在不明存在物为何的情况下就断言了它们的存在”，因此，为了解决“不明存在物为何”的这个尴尬处境，形而上学的发展必然会提出认识的任务，认识论的出现无非就是为了让两个预设的基础得以成为现实，消除其独断性。认识论的转向，是西方近代哲学对古代哲学的一次重大超越，将探究的问题从“是什么”转到了如何认识上来。认识论课题的提出，明确了主客二元对立，同时进一步认定真理便是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的相符合，即认识的正确性。

那么，如何达到认识的正确性？围绕这个问题，西方近代哲学为此分裂为唯理论和经验论两大哲学阵营。唯理论运用理性演绎的方法，按照从一般到个别的方向展开自己的认识，经验论则运用经验归纳的方法，按照从个别到一般的方向展开自己的认识。前者认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所认识的结果是普遍的必然的真理，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确定的知识体系，以一种“科学之科学”来统治一切认识。然而他们始终无法用理性演绎解释最初的一般，陷入了重重的矛盾之中。后者在认识的道路上逐渐走向了形而上学的反面，到了休谟这位经验论的集大成者时，经验论变成了怀疑论，形而上学被自己否定掉了。康德用“先验综合判断”挽救了陷入危机之中的形而上学。康德认为认识的形式虽然先于经验而存在，但它们只在经验范围内才有效，其先验性只相对于人类的经验而言，而不适用于发现终极的实在。只有在经验之前、独立于经验作出的、其正确性无需经验证明的扩展性判断，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